

生命脆弱如纸，又坚韧如山

有人生还

李牧雨 著

THE SURVIVOR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

有人生还

陈冠中小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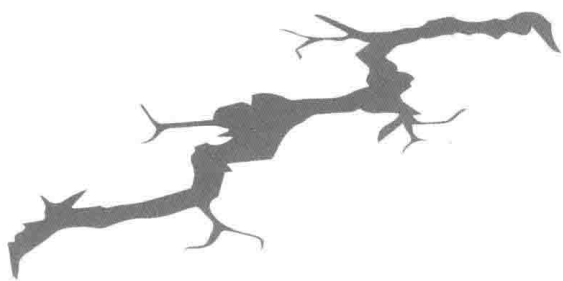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中国文联出版社
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CIRCLES PRESS

有人生还

李牧雨 著

THE SURVIVOR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有人生还 / 李牧雨著. -- 成都 : 四川文艺出版社 ,
2018.4

ISBN 978-7-5411-5023-4

I. ①有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56444号

You Ren Sheng Huan

有人生还

李牧雨 著

责任编辑 卢亚兵 苟婉莹
责任校对 蓝 海
封面设计 叶 茂
内文设计 叶 茂
责任印刷 崔 娜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排 版 四川最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印 刷 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5mm × 210mm 1/32
印 张 9 字 数 200 千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5023-4
定 价 39.8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259301

有

人

生

还

很多年以后，杜嘉陵才意识到，他的生命有两次诞生。
一次是 1970 年 12 月 25 日，他妈把他生在嘉陵江的一条游船上；第二次，他已经向上帝报到，但又活转过来了，那是 2008 年 5 月 12 日……

引 子

所有一切都乱套了。

一连八天，杜嘉陵都陷入乾坤倒转、日月无光的晕眩境地。

他的天塌了。

知道真相的那一刻，先是撕心裂肺的震惊，接着是完全失控的愤怒，再然后就是震惊和愤怒之后的疲惫、虚弱，还有茫然和沮丧。

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

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？

我没有错啊！

我他妈到底哪里错了？

不对。一定是上天搞错了，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。不会是我，怎么可能是我？那些电影电视小说里才有的情节，怎么就轮到我头上了？杜嘉陵你到底惹着谁了？杜嘉陵，你这个自认为是世界上最人畜无害的好人，你到底惹着谁了？

这八天时间，他一直处在极度煎熬、极度震怒的情感压迫中，翻来覆去无法安定。整个人是晕眩的，头脑呆滞，身体低烧，口舌发苦，苦到吐出来的水都是黄绿色的。三天，他没有沾

过一粒米，没有睡过一分钟，只是不断地喝水，大量地出虚汗，嘴唇发紫、面部脱皮。从来没有过。杜嘉陵的一生还从来没有过这种快要死掉了的体验。

田小兰，你把我杀了。就在五月四号那天，你把世界上最后一个忠厚善良的男人杀了。杜嘉陵被你杀了。

杜嘉陵在心里呼号着……

他就不该去成都参加那个什么同学会。什么狗屁同学。什么狗屁同学会。同学会就是世界上最没有意义、最险恶、最居心不良的一种聚会。如果他不来，他就不会碰到许小青。碰不到许小青，那他直到今天还是幸福的，哪怕是虚假的、被隐瞒的幸福，那也还是幸福的。

整个色当县谁不知道他的幸福。

在所有人眼里，田小兰更是幸福的。那个给他带来七年幸福生活的女人，他是怎么样捧在手上、含在嘴里，怎么样无底线地宠爱，色当县每一个认识他们的人都知道。他们笑他是妻管严，笑他耙耳朵，年年把他们家评为五好家庭——可是，这一切因为许小青的一句话，轰然倒塌。

田小兰居然背叛过他，而且，一直到现在还在背叛！

田小兰在外面有一个男人。六年了。

可笑的是，他一直不知道，一点儿都不知道。

更可笑的是，乐乐居然不是他的女儿。五年了，他一直在当一个假爸爸。一个世界上最热烈、最无私、最好的爸爸。

他把心掏给她们，他把世界捧给她们。可她们——把他当瓜娃子蒙骗。一骗就是六年。

六年啊！

杜嘉陵被一种剧烈的屈辱和悲伤淹没了，他情愿自己已经死掉。

五月四号那天晚上，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色当的。下了车，他僵尸般走进楼道，开门，进屋，然后把两张照片和一封信放在田小兰面前。

田小兰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。

“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那天，他只问了田小兰这三个字，反复地问，痛到吸气地问。刚开始是愤怒、震惊，泪水狂泄，面目扭曲，他推搡着田小兰，把田小兰推搡到墙边，声嘶力竭地吼问，再后来就没有力气了，完全没有力气了，匍匐在田小兰面前，喃喃着，跪坐了一夜。

田小兰只是哭，全身发抖。

最后，他们都累了，杜嘉陵感觉到自己是睁着眼睛睡着了，然后就没有了知觉。

他躺了三天，是田小兰把他架到床上去的，他也没有反抗，就那么直直地躺着，三天没有上班，没有出门，没有动弹，也没有吃饭。

这个世界与我无关了，一切都无所谓了。

命运，我那么认真地对待你，你却那么彻底地嘲弄了我，还有什么可以在乎呢？没关系了，无所谓了，爱谁谁吧。

第四天，他坐了起来，茫然地、有些发蒙地看着田小兰。

他甚至有些不认识眼前这个女人了。她那么陌生，那么平庸——甚至丑陋。原来，退去爱情加持神力的女人，会变得如此晦暗、粗糙。他呆呆地望着她，眼睛里只有一片茫然。

田小兰除了上班，就是一直坐在他床前，机械地给他做饭，一遍遍地凉了热，热了凉。乐乐去姥姥家了，不在家——幸亏不在家。如果在家，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。那五岁的孩子，那团会叫会跳会笑会闹的馨香温暖的肉，那个软糯娇憨无比磨人的小妖精，现在都不属于他了。一想到这里他就想吐，从里到外恶心到极点。他望着田小兰，像看一个外来人。她是谁？她在这儿干什么？他们怎么会在一起呢？他客气地对她笑了笑：“谢谢。有吃的么？”

田小兰赶紧给他端来一碗粥，小米瘦肉粥。他喝了第一口，苦得惊人，他干呕着，剧烈地呕吐起来。不是粥的问题，是他的口苦。田小兰赶紧拿来垃圾桶放在他面前。他吐得眼泪都出来了。想必是胃液也吐出来了，黑黄色，整个口腔麻木、苦涩到极点。他的舌头、牙齿都失去了反应，整个器官都不属于他了。他试着再喝了一口，还是苦，他叹了口气，把粥放下。

田小兰蹲在他面前，泪水一颗一颗地往下掉。

他望着她，慢慢地：“你哭什么？”

田小兰摇头，不说话。

杜嘉陵很平静：“到底为什么？跟我讲一下吧，过程就行。”

田小兰不说话，坐在那里一动不动。

杜嘉陵：“就是死，也让人死个明白吧。”

田小兰望着他，杜嘉陵的眼睛里已经没有了热度，整个人是冷漠的。她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的表情。七年了，那个热情、忠诚，对她千依百顺的男人，如今在防范她、拒绝她，不想理她了。他的震惊不可怕，他的暴怒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他的冷漠。哀，莫大于心死。

田小兰这才知道，失去他的关注，世界原来是这么不同。

她一转头，目光接触到桌上一张照片。那是他们的全家福。乐乐在中间，他们分别从两边搂住女儿，三个人都在笑。杜嘉陵的笑尤其放得开，嘴咧得很大，牙齿雪白，没心没肺，无遮无拦。

她的手抖了一下。现在完了。所有一切都快结束了。田小兰可以不相信天下所有人，但从来没有不相信杜嘉陵。她知道杜嘉陵爱她，没有任何保留地爱；杜嘉陵更爱乐乐，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爱。

可是，现在她知道了，一切都完了。他不会再爱她们了。

她讲了，干巴巴的，只说了过程。

六年前，杜嘉陵抽调到省委党校学习，为期三个月，家里就剩下她一个人。学校新来了一个副校长，是州教委下派的人事处长马知路。马知路是和杜嘉陵完全不一样的男人，霸道、强势、官瘾十足、精明能干，绝对不会漏掉天下任何一个好处。他兢兢业业、勤勉上进，把自己经营得很好，把自己的家也经营得很好。田小兰是那种纤细如柳的女人，与马知路完全就不在一个频道上，况且清远中学女性教师众多，其中不乏热情爽朗主动投怀之人。可马知路的目光就是越过五彩花丛盯在田小兰身上了。田小兰哪里见过这样强横野蛮的霸道总裁，何况人家还年轻多金，又权势在握，对她又用尽了心力和手段，一步步把她提升为德育主任、教研员、校长助理，田小兰很快在同事中脱颖而出。她很懂事，也知道感恩，更从马知路雄性十足的关照中体会到一种久违的激情和冲动。杜嘉陵爱她，她也知道，但杜嘉陵是一个壁炉，温度是有限的，马知路却

是一团野火，燃烧起来足以燎原。马知路的目光热烈得让她躲避不开。田小兰迷失了。在一次到黄山的短期培训中，她终于在某天晚上不知不觉留在了马知路的房间里。

在杜嘉陵外出学习的三个月里，田小兰与马知路浓情蜜意，在小小的色当县，他们竭力避开众人，把以前和杜嘉陵恋爱时所走过的小路全走了一遍，把和杜嘉陵演过的各种爱情仪式又重新体验了一遍。她有过负罪感，但更多的却是出轨的惊险和刺激，荷尔蒙好像也分泌得更加旺盛。

马知路对她也是千百种呵护。她不觉得那是一种罪孽。马知路让她体会到了生命的另一种激情。马知路说，人生就是一个流程，流程是没有什么对错的。生命给我，我就享受。马知路还说，道德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屁。我是彻头彻尾的反封建者，我没有道德感，我只有对生命和爱情的崇拜与响应。我爱你，这就是唯一正确的真理。田小兰听得如醉如痴。她那点残存的理智在马知路的强势攻击之下溃不成军。

至于杜嘉陵，她甚至很少想到他。她也觉得很奇怪。发生了那样的事，对于他们这种密不透风的恩爱夫妻来说，她怎么就没有想到杜嘉陵。甚至，她都没有什么负疚感。她没有对不起杜嘉陵的想法。这让她感到了一种恐惧。她从来不知道人性的阴暗堕落可以无底线到如此地步。

她有罪。她知道。但犯罪的过程是如此甜蜜如此疯狂，罪恶带来的后果已经可以忽略不计。

多年以后，她才知道，那些享乐和陶醉，那些偷欢和密会，会以怎样残酷的报应还施在他们身上。马知路错了，她也错了。

这个错，不仅是他们两个人的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的一时欢愉，将会深远地毁掉杜嘉陵，毁掉许小青，毁掉他们双方的父母，还有，毁掉他们的后代。

任何反常的，都是不祥的。没有人会逃脱惩罚。

他们没有想到，这不伦的爱情只会使无辜的人为之心碎，一生都不能缝合。

三个月后，杜嘉陵回来了，田小兰惊恐地发现自己怀孕了。

她知道那不是杜嘉陵的孩子，但是，她没有选择堕胎。奇怪的是，她第一个告诉的人并不是马知路，而是杜嘉陵。杜嘉陵仿佛就是那个替她承担所有罪恶的人。那个老实男人。

杜嘉陵听到她怀孕时那大喜过望的剧烈反应让她吓了一跳。他把她抱起来，在屋子里转圈，大声嚷嚷着：我要当爸爸了！我终于要当爸爸了！然后就请了一个月的假，寸步不离地守着她，买来很多孕期保健书、孕妇菜谱、育儿宝典，给她炖汤做菜，扶着她散步，制订各种孕期保健计划、育儿计划，甚至规划到孩子上哪所小学、考什么大学、学什么专业——她看着他笨拙地忙碌，内心再一次受到重击：杜嘉陵是爱她的，爱到没有城府、没有保留、没有自我。他的整颗心为了她而跳动，而她，扎扎实实地欺骗了他。

也许是因为怀孕了，也许是终于感觉到了一些愧疚和负罪，她给马知路写了一封长信，告诉他以后不能再往来了。

意外的是，马知路竟然很配合地同意了，不再过多联系，而是祝福和理解。他当时已经挂职期满回到州教委，与她见面的机会也不多了。

她没有告诉他怀上孩子的事。

既然已经告诉了杜嘉陵，那就认定是杜嘉陵的孩子吧，这个时候，她开始从孩子的角度考虑他们的未来，考虑这个家庭的未来。尽管她曾经和马知路各种恩爱，但凭直觉，她也知道马知路不可能和她有什么结果的。马知路和杜嘉陵不同，杜嘉陵可以承担一个家庭的责任，但跟马知路在一起，她没有安全感。杜嘉陵像土地一样让她踏实笃定，更重要的，要让未来的孩子踏实笃定。所以，马知路一直不知道他婚姻之外还有一个孩子。直到后来。乐乐三岁的时候，有一天突然从幼儿园的滑梯上被小朋友从后面推了下来，重伤，眼看不治，杜嘉陵狂怒着要去砸那家家长的车，而她居然颤抖着拨通了马知路的电话，告诉他他的女儿——乐乐，快不行了，如果可能的话，赶紧到色当，也许还能见上最后一面。打完电话的那一刻起，田小兰知道，原来她根本就没有忘掉他，马知路还是那么强势，那么有力，以更强大的荫蔽力量让她再次迷失方向。

第二天，州教育局副局长马知路就狂奔着进了医院。他焦急异常，满头大汗扑进急诊室。

杜嘉陵只知道对着乐乐掉眼泪，而马知路迅速地了解情况，找到医院院长让他集合最好的医生，拿出最好最有效的救治方案，他甚至安排好了实在不行去成都华西医院的飞机票。那一刻，田小兰觉得，在马知路身边，她真正有了依傍，有了靠山，有了主心骨。杜嘉陵让她心累，马知路让她全身无力但又希望满满。

马知路强大到好像可以代替她呼吸。田小兰再次失陷在一种

近乎眩晕的感觉里。

马知路在乐乐的病床边见到了杜嘉陵，以田小兰前领导的身份对他进行慰问，然后又抚摸着乐乐的脸，泪水就下来了。杜嘉陵很感动。田小兰看着马知路和乐乐，他们有着酷肖的眼睛和鼻子。如果杜嘉陵细心点，再细心点，他一定不会忽略这个，也一定不会忽略马知路不合常理的焦急和热情。但是，老实的杜嘉陵怎么会想到那里去。他对马知路的细致安排充满了感激。

好在乐乐活过来了，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后遗症。

杜嘉陵买了两斤顶级虫草，自己亲自到州里交给了马知路。

乐乐好了之后，田小兰恢复了和马知路的联系。

马知路没有孩子，现在突然从天而降一个女儿，喜出望外得不行。也许人到中年，膝下荒凉，乐乐成了上天赐予的意外的珍贵礼物，他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对田小兰充满了感激。色当，成了他常来踏访的点。除了和乐乐见面，就是偷偷叫来田小兰，在宾馆里、在杜嘉陵外出时的他们的家里，两人重拾旧梦，肆意恩爱。

马知路甚至要田小兰离婚，他要娶她，要乐乐真正成为他的女儿。他仕途顺利，唯一缺少的就是后代，现在有了乐乐，他希望一切圆满。

田小兰拒绝了。

田小兰不是没有想过和马知路结婚的种种好处，但是，杜嘉陵怎么办？

一想到自己真的要彻底伤害杜嘉陵，她还是感到了老大的不忍。那个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无尽信任和热爱的男人，那个像个孩

子般无条件地爱着她和乐乐的男人，她怎么忍心，怎么忍心？

杜嘉陵的目光让她想起那些坐在教室里崇拜地望着她的孩子，那么干净而温热。

马知路让她激越而动荡，杜嘉陵却让她安宁幸福——而这也是乐乐需要的。

她没有随马知路而去。马知路恳求了两次，她都拒绝了。

直到现在。直到许小青告诉了杜嘉陵一切。

杜嘉陵不想告诉田小兰许小青当时的叙述。他觉得哪怕就是去复述一遍那些事情，也会让他恶心到呕吐。

可是，他怎么能忘记许小青的讲述。他觉得许小青可能吐得比他还多。

可怜的小青。

许小青是马知路的妻子，杜嘉陵大学四年的同学。小青毕业后托父亲的福分到了州某电力部门，改行当会计，后来当上了办公室主任，一直很顺利。唯一不顺的是与马知路结婚多年后却没有生育。

四月五日那天，许小青要为马知路过五十岁生日，下班后兴冲冲地到马知路的单位去找他。马知路正在主持一个会议。许小青在他办公室坐下来，无意中拉开他的抽屉，发现了两本存折，一本三十八万元，一本二十六万元，都是很大的整数，户名都是杜乐乐。杜乐乐是谁？这名字好像听到过，但到底是谁呢？许小青想了半天想不起来。直到最后翻出了一本影集，翻看第一页，她有如魔怔，惊呆在那里。

杜乐乐，杜嘉陵的女儿。她见过那孩子。两年前杜嘉陵夫妇